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職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四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壬午金主以將如南京命司徒御史大夫蕭玉為大興尹司徒如故 癸未夜風雷雨雪交作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月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

交至願陛下飭大臣常謹備邊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
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月之間再有大異今一
日而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今邊防之策聖謨淡遠
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
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
至不可一日而弛至于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
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朝廷不言道途
側目養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誠臣憂國惓
惓至意惟陛下采納　癸巳名通化軍漢相國蕭何廟
曰懷德　賀金正旦使徐度將還金主使參知政事李

通諭之曰朕昝從梁王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
繕將畢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狩自古有之
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況朕祖宗
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
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　甲午集英殿修撰知鼎
州凌景夏權尚書吏部侍郎丙申祕書少監汪應辰權
尚書吏部侍郎　己亥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和國公張浚湖南路任便居住時浚尚責居永州殿中
侍御史陳俊卿間爲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
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

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沒也願陛下勿惑讒譖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帝納其言　詔衡州編管人胡銓放逐便又詔非緣事一時編管居住命官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并元犯因依申尚書省　庚子金主命自中都至河南所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伦五軍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為上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金主問司天監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貴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

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宫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金主曰今將南伐正其事也貴中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或爲兵或爲賊金主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　甲貫少師學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太傅充醴泉觀使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訟言存中之過帝感其言存中閑北事有萌乃上疏言金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薦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

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闘艦至於選
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
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爲十事以獻會趙密謀
奪其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乃累章丐免　金
以參知政事李通爲尚書右丞　乙卯閤門祇候御前
忠銳第五副將劉舜謨爲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
己未金禁扈從縱獵擾民　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
辛酉詔侍從臺諫薦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　癸
丑金主發中都　乙丑詔經義詩賦依舊分爲兩科以
取士先是諫議大夫何溥疏論經義詞賦合爲一科之

弊以爲兩塲俱優者百無一二而韋布之士皓首窮經扼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塲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術學有以自展議者多以爲經義詞賦不能兼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塲故策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申尚書省　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駐劄尋改隸馬軍司　己卯右諫

議大夫何溥爲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　金改河南北邙山爲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　壬午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　庚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卯故左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左中大夫官其子二人　癸巳金主次河南府因出獵如汝州溫湯視行宮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爲空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詔內地諸明安赴山後牧馬俟秋並發　夏四月癸卯朔詔潼州觀察使利州西路

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陽朝議因金人决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彦戍漢陰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爲軍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爲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于汴且屯兵宿亳間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其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

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于汴屯兵于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帝慷慨請行帝大喜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蘇華可用許之華壽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以行　丁未金主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府少府皆從行吏戶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宋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

副之金主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罪索其大臣及淮漢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謂景山曰同日以全所言奏聞（攷異）宋史倫殿前都點檢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蓋假官以行非其本職也今從金史　戊申金主命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詔有司移問宋人蔡穎壽諸州對境創置堡屯者　庚戌金主發河南府丁卯夫溫湯誠扈從毋得輒過汝水金主出獵遇奔鹿突之墮馬嘔血數日遣使徵諸道兵　五月丙子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副使王全入境景山等舉止倨傲又遣人量度面澗狹沿淮顧盼以指相視水面者時上下泄泄至是始

知其有渝盟之意　庚辰金太師尚書令溫都思忠李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圖喇舊倫禿喇今改等討之　甲申禮部郎中王普言取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平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惟明經略通大義其它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為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為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捨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

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爲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卽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爲定額而分之仍于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尚書省　辛卯金使高景山副使王全見于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景山當奏事自稱語吶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帝許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閤門官止之帝傳旨令升全升殿之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厭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

朕卽位後一二年間曾差祈請使巫伋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卽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思度兼爲淮水爲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爲誡禁亦難杜絕又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亾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朕到南京方欲遣人備諭此意近有司奏言欲遣使來賀行幸南京灼知意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

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隸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隸放牧水草亦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閤王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員隸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事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昝在軍旅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

界至分明不生邊事朕以向來止曾經有泗壽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知彼處圍場頗多約于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卻到南京于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于次年二三月間又爲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說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色變遽起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嘵嘵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帝哭泣炎奏

其事帝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爲聞淵聖皇帝訃音聖躬不安閤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旣而詔全曰適所求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廬議舉哀典故或謂帝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入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　壬辰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警靜以觀變使不當遣帝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應之麟之曰

講信之始久遣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
請將自塞矣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
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旣又
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
舜楊邦弼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
旨云今日要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閑
全將禁衛兵禦襲江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
敵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
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汝州恐其涉漢
而南不聽日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

寧門詣天章閣南隙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于外爲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卽學士院爲几筵殿用神帛帝詔持斬衰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　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繳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時朝論洶洶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閩蜀之計人情惶惑陳康伯言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

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再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爲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昭彼士卒今幸天亂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聖慈留心焉　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荊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使李師顏親

往援之　丙申侍御史汪澈爲御史中丞　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于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遼面濶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帝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備軍用　戊戌帝成服于几筵殿　已亥金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　庚子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並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該浙西諸郡及

衢婺二州並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州駐劄破敵軍統制陳敏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湖南北非沿邊諸郡赴荆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並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宜允自是日一臨至小祥止　六月壬寅朔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權尚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帝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帝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帝首肯俊卿又言張

去爲竊威權撓成筭乞斬之以作士氣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　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金主自汝州如南京　丙午小祥帝御几筵殿行禮　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攷異趙甡之遺史六月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上問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詔于絶塞乃盡遣出宮今從繫年要錄　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罷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

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遺鎭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它事比安危成敗在茲一舉古人有云督

亾則脣寒葢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
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
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
地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
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恐爲其用則高郵
廣陵豈足以捍其衝宜遣偏師屯本州彼旣不敢長驅
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矣
錡亦以爲然　辛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
泗州遣人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使來邦人驚懼謂金
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以軍繼之卽傾

城奔走宴罷來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縧腰懸金牌乘
馬直造廳事索香衆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吕廣問等
令跪聽遂道金主旨謂本欲八月遷都今大臣奏宫殿
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也
軍民聞之始釋疑然亦有貪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
會朝廷亦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
淮南官吏老幼悉往江南矣　癸丑詔罷教坊樂工許
自便　乙卯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鎭江府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
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

不赦帝亦知其能故有是命　丙辰不視朝百官詣于几筵殿以次赴几筵殿門外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翼日帝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它日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便于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守之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帝從之寶卽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潛入金境伺動靜至是金謀益泄復召問方略寶言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帝問何如對曰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

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卻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帝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三千比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繕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賚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及錢絹萬數以爲軍實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帝易禫服　庚申禫祭　夜彗出於角　壬戌金主亮南京近郊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是夜大風壞承天殿鴟尾癸亥金主備法駕入南京奉太后居寧德宮太后

使侍婢高福娘問金主起居金主幸之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悉以告福娘飾其言由是嫌隙益深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移治清野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嘉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大中大夫醴泉觀使充金起居稱賀使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充金起居稱賀副使張掄落階官爲文州刺史　是月金使樞密使布薩思恭等將兵一萬討契丹諸部　秋七月壬申朔溫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溫州總轄海船先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請用平陽莆門寨

所造巡船爲式每舟濶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鬬詔用其言遂有是命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爲孝慈淵聖皇帝請謚于南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即長驅先據要害濬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撥重兵使兩淮動揺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爲五路制置分遣軍馬渡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沿淮一帶

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一縣與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為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禍患至于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覘邏其實隨機應變以為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出巳奉厚賄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偃

言于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義郎焦宣來
論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彥咨怒不自已出乃言臻不顧
推恩宗偃因遺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
止漣水爲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絕泗州兩
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有死不肯復去數萬人
理宜優卹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爲用乃補臻承
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横以鎭江都司兩將之兵往
楚州屯駐　丁亥金以左丞相張浩爲太師尚書令以
司徒大輿尹蕭玉爲尚書左丞相吏部尚書白彥恭爲
樞密副使樞密副使赫舍哩志寧爲開封尹武安軍節

度使圖克坦恭爲御史大夫　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宰執進呈臺諫疏章帝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庚寅復責授左朝奉大夫秘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初帝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爲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淮北平夷别無險阻惟樅楊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請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卽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壬辰徐嘉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是

日平旦泗守臣富察圖穆遣人至盱眙言韓侍講帶金
牌到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嘉遣通事傳告中流相
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見汝嘉
即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嘉與副使張掄皆大驚朝
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即館外穴壁以窺
汝嘉令嘉掄跪于庭下聲稱有敕遂言曰自來北邊有
蒙古達勒達等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已久寧
息近準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侵略比前生聚尤甚衆至
數十萬或說仍與夏通好若即行誅戮恐致滋蔓重祖
宗山陵盡在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日

久全無得力循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故雖宮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卻當還此令開有使稱賀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令卿等非所召之人可便歸國即令元指官人等前來一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到闕故茲宣示言畢升堂分賓主而坐嘉戰栗張掄稍進而問曰蒙古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前來口言有敕本國君相何以為憑乞書于紙以俟聞奏汝嘉即索紙筆書畢而去嘉等遣以繳

帛香茶皆不受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椿恭篆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謚寶　是月金大括境內㕓馬殺亾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金主嘗因賜羣臣宴顧謂左丞相蕭玉曰卿嘗讀書否玉曰亦嘗觀之中宴金主起即召玉至內閤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今欲伐江南卿以爲何如玉曰不可金主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以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是以知其不可金主怒叱之使出既而尚書令張浩因入奏事金主杖浩并杖玉謂羣臣曰浩

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欲釘其舌而磔之以玉有功故隱忍耳〔攷異〕繫年要錄以金主遷汴京爲七月間事據金史金主以六月至南京非七月也又要錄載劉筈自請爲統軍張中彥爲蜀道統軍俱伦七月不知爲八月事也今俱從金史　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負氣嘗潛渡淮爲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　癸丑金主弑其母太后圖克坦氏初布薩師恭賜第隣寧德宮師恭屢得見太后及師恭奉命討契丹諸部入辭太后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京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獘中國我嘗勸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

此柰何侍婢高福娘以告金主金主疑太后有異圖召點檢太懷忠等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太后方携蒲懷忠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遽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乃縊殺之金主命焚屍於宮中棄其骨於水封福娘爲鄖國夫人且許立爲妃〔攷異〕金主亮事嫡母不孝不專以阻南伐也繫年要錄云亮母有疾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此非吾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遂令人弒之以威言者要錄據傳聞之詞誤以太后爲金主生母也今從金史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

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
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貲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
洋行三日風怒甚舟散漫不得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
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酹酒自誓風亦
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
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
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
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
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
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鎮江城中香烟

如雲霧覩者嗔擁右奉義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
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淸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扞
蔽壽春自古北軍悉由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
非我有宜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浙
東副總管李横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適白其事皆共贊
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

丙辰金主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
諫寢兵議和金主曰汝與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　丁
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赴行在奏事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致怨偏裨不

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
言於帝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為鄂
州諸軍都統制　壬戌徐嘉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
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遷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為金差往
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于此備陳
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
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
有願募人往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
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即特空函耳朝廷
乃劄付仲偃柜死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

下爲郡中竊匿宗偃復條書附嘉掄以聞　癸亥金殺
布薩師恭以其黨於太后也先是金主使蕭圖喇等討
契丹薩巴（舊倫撒八今改）連戰無功既而薩巴聞師恭以大軍
至乃遁師恭追之垂及金主使師恭之子以傳逆之至
則戮于市師恭臨刑以繩枚塞口但仰視天日而已遂
族滅之并殺圖喇等　己巳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
侍衞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
軍馬　金主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
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
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

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隷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樞密使昂爲左領軍大都督尚書右丞李通副之尚書左丞赫舍哩良弼爲右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事富里琿副之御史大夫圖克坦貞爲左監軍同判大宗正事圖克坦永年爲右監軍皆從金主出壽春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爲浙東道水道都統制益都尹程嘉副之由海道趨臨安太原尹劉萼爲漢南道行營都統制濟南尹布薩烏哲副之進自蔡州以河南尹圖克坦哈喜爲西蜀道行營都統制平陽

尹張宗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考異金分置諸將本紀載在九月今從李通傳伦月八金主以昂為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遂宴諸將於尚書省親授方略金主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為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以武勝武平武捷三軍為前鋒圖克坦貞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行者莫不嗟怨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輵終獻樂備而不伦初禮

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于朶殿五人帝于東西廂太常少卿王普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事並升于明堂各依其隅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退五官神位于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亦毋設四路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宣制赦天下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几筵殿行禮　甲戌金人至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完顏喀齊喀（喀齊喀舊作合喜洛索孫也）將

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爲三寨至是游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璘方受賀即肩輿上殺金坪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御之璘遣將官高嵩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遂扼大散關浚濠高壘以自固璘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受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璘計事剛中乘皮輿避矢石入皆哂之　辛巳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甲申夜楚

州刺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銀牌金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啟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令騰錄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嘉張掄于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自印緘納轉運副使楊抗而錄其副以遺輔臣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隄備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泝新河爲道計約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江東轉

運判官李若川固請于朝乞罷權守和州江面鋪又督行權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彭清直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勝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于隴州之方山原及秦州鳳翔境將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掎角相應璘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趣秦州戊子海受檄卽引兵而出　己丑顯仁皇后大祥帝服素紗巾白羅袍親行撤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壬辰樞密院請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庶可以專一措

置邊事從之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嶼　忠翊郎監盱眙軍淮河渡夏俊復泗州俊見金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其議政聚衆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淙退保在天長俊等議定僉備渡船夜漏未盡渡淮未辨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見汴口有空舟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徒穆同知州大周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金人攻通化軍先是通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

事超總入城忽報金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
李邦乂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　甲午興州駐劄
御前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先是金州旣破金人徙城
北山地最徑險守將蕭濟素狎南軍弗爲備先是敵軍
戍寨者三千打糧傷郡弱者守室劉海引兵至城下濟
弗之覺也海與左軍統領賈士元統領王中正計曰秦
城險而堅未易拔也今城守似怠當以火攻之遂積藁
縱火烟蔽城寨海因登焉濟乃開門降得糧十餘萬斛
遂以正將劉忠知州事　是日金主發自南京詔皇后
及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臨發后

與兗英挽衣號慟金主亦泣下曰吾行歸矣　乙未金人攻信陽軍先是荆湖制置使成閔遣中軍統制趙撙屯德安撙至之五日信陽告急撙曰信陽雖小實爲德安表裏不可失也乃留游奕軍統制宋奕守德安府自將所部騎赴之敵騎徑去侵蔣州時江州都統制戚方在淮西即引其兵南渡　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楚州以海舟數十艘往淮陰軍前分布守禦時金軍已至清河口地名桃源錡猶在揚州未發也鄂州諸軍都統制吳拱發兵戍襄陽者盡絶時拱被朝命襄陽或有變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拱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爲吳蜀之

門戶襄陽爲荆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漢沃壤千里設若侵略據山以爲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陽爲捍守之計嘗得單馬一萬使拱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間探然議者謂拱言襄陽形勢雖善而所謂修置小寨者其意在於退守方山而棄城不守闔闢自固而不以兵接戰也先是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道出九江右奉議郎新通判湖州王炎見澈談邊事澈即辟炎爲屬自鄂渚偕至襄陽撫諸軍澈聞議者

欲置襄陽而併力守荆南亦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戶不可棄至是秋高澈乃還鄂州以調兵食既而拱至襄陽首置南山寨寨無水無薪師徒勞役將人不以爲便

丙申太白晝見　權尚書工部侍郎黃中移禮部侍郎司農少卿許尹權工部侍郎　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官曹洣復洮州先是金人所命知洮州阿林哲往北界軍前未還璘至城下其妻包氏率同知昭武大將軍鄂囉延濟與官吏軍民來降詔封包氏爲令人既而阿林哲來歸璘卽命同知洮州賜姓趙氏　戊戌吳璘及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奏金兵入黃牛堡詔金人無

猷背盟失信軍馬已侵川界令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
揩置招諭事件令三省樞密院降敕榜曉諭　江淮浙
西制置使劉錡發揚州錡在揚州病帝遣中使將醫往
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過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俟敵
入來侵然後使錡當之旣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
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日發一舍時錡已病甚不
能食啜粥而已　己亥興州都統司後軍第二正將彭
淸左軍第一副將張德破隴州淸以是月乙未出師遂
進兵城下擊之克其城守將奉國上將軍盧某同知昭
武大將軍劉某巷戰不勝走涼樓不下淸積薪焚之軍

民乃降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清知隴州事令將軍談德守方山原俾清引其兵赴鳳州軍前德至良原縣遇敵接戰自卯至午官軍不敵遂潰而逃初德與其徒請兵出梁泉魚龍川往攻方山原清從之既行德乃改道經良原縣界遂失利清復引兵還方山原　蘭州漢軍千戶王宏殺其刺史安遠大將軍溫敦烏頁舊作烏野今改以降宏嘗爲秉義郎後爲金人所獲俾部押蘭州軍馬宏聞南師克秦州乃誘漢軍使降人多從之惟北官不聽宏遂與其徒曾孝忠等率所部官合鬬殺烏頁及鎮國上將軍同知蘭州富察納等將騎兵五百步兵二百來歸

宜撫使吳璘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蘭州統領熙河軍馬孝忠秉義郎同知蘭州　金太子允英頗警悟嘗讀孝經問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者曰今民家子博奕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允英嘿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言金主弒太后事也

金將士自軍中以歸者相屬於道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明安福壽東京穆昆（舊作謀克今改）金珠（舊作金住今改）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以歸從者衆至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五 起重光大荒落十月盡十二月凡三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 金大定元年 冬十月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抔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于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強敵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恬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

徧於陬隅視民幾于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兹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啟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攷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　四川宣撫使吳璘以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達勒達諸國及河北河

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　江淮制置使劉錡

至盱眙軍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

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其無援然

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懼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

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徃攻沂州有女直萬戶之

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

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麾兵登岸以劍畫地

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挼敵奮擊士

無不一當十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

寶繼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開趙

明椿劉异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衆邀擊敗京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其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後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至軍前納款寶以為修武郎會金人自汴州遣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為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　辛丑金人自渦口繫橋渡淮先是池州都統制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諜報敵自正陽渡淮矣

參議官劉允輔曰若欲尋戰地豈可退卻宜據形勢之地結壘以待之見利則進策之上也顯忠從之得低山深林可以設伏顯忠率心腹百餘騎轉山取路敵直掩顯忠之背顯忠覺之率諸將邀截獲數人俄聞敵大至遂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顯忠軍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僅二十道是役也書塡悉盡中侍大夫王允輔及統制官孔福等受之　癸卯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太尉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起復寧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京西河北

西路招討使　金主至安豐軍又破蔣州　祕閣修撰淮南等路制置使司參議官陳桷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並兼逐路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應辦劉錡成閔軍錢糧　乙巳劉錡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制員琦守盱眙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望之如錦繡金人以鐵騎列于淮之北望之如銀　右文林郎曹伯達改右宣議郎伯達初權知虹縣薄茨金詔不拜(事見十年五月)上命改京秩秦檜抑之不行至是自陳而有是命　丙午金人立其東京留守曹國公

褎為皇帝時金人困於虐政洶洶欲為變完顏默音舊作謀衍今改詢以擁立留守眾皆曰是太祖之孫當立於是入府求見褎纔出則庭下悉呼萬歲遂即位丁未改元大定大赦數前主過惡弒皇太后圖克坦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京宮殿殺遼豫王宋天水郡公子孫等數十事以完顏默音為右副元帥高忠建為元帥左監軍完顏福壽為右監軍

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番軍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番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勇副尉凡十等如番漢簽軍自能歸附者並優補官資有官人

優加陞轉仍不次擢用降黃榜曉諭　金主亮率師渡淮是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已成邏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金主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五萬金主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遣曹司且令附書與權權聞金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佗虛寨以疑敵有游騎爲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淸河口不戰但爲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西京三十萬隨國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

衆十萬人奪淮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　己酉金主褒以新立響將士賜官賞各有差仍給復三年會尚書省請以從軍來者補諸局承應人及官吏闕員金主曰舊人南征者即還何以處之必不可闕者量用新人可也　庚戌直祕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龔濤棄城走時諜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爲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　辛亥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

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請日給民兵錢米及俻補首領官資以爲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榮卒不能軍　金人破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攻淸流關南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金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

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人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爲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鎗而去盡爲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毎過險阻𨻶必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其失計焉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爲鎮南節度使以明堂恩也　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淸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

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
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犒之楚州揚州
者沂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没者鑿舟沉之金人大
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爲水寨以土豪胡淡
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
且催督錢糧應副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居江陰
軍　癸丑金人圍廬州修武郎添差兵馬都監權州事
楊春勒兵乘勢突陣以出過中派河率鄉兵守焦湖水
寨　甲寅劉錡遣兵渡淮與金人戰先是錡遣前司策
應右軍統制王剛等間以兵數百渡淮金人退卻官軍

小勝既而金人遜衆來戰鏑不遺援節次戰沒者以千數至是又遣刀斧手千人渡淮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什七八　金主亮至廬州城北之五里築土城居之道獲白兎語李通曰武王白魚之兆也（攷異金史本紀作白鹿今從李通傳）　江州都統司將官張寶復入蔣州蔣州既為金人所破傚戚方措置收復金聞南軍且至遂退去　金人侵樊城先是都統制吳拱至襄陽欲屯萬山小寨或襄陽失利則西入蜀諸軍皆洶洶不定時荊南軍新創金將劉蕚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荊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揺根本令拱遣

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同鄂宣諭使汪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拱還襄陽嘗褊躁不自已會劉蕚取通化軍前一夕牛首鎭莊家三人縋城入襄陽告以金人且至拱疑之不爲備翼日金騎三千忽至樊城欲奪浮橋徑至城下自講好後樊城不修築多缺壞副將翟貴部將王進時以兵二百戍焉統制官張順通以百騎巡邏與敵遇擊之會繫浮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拱登城漸出兵禦之敵少卻金人三卻至竹林下鐵騎突出官兵遂敗拱以四舟渡師助之阻風不至二將俱死士卒半掩入水中至晚金

兵退是役也以大捷聞武功大夫張平未嘗出兵亦以奇功遷中衛大夫軍中謂之樊城功賞　乙卯命學士院撰祝文具述國家與金和二十餘年備存載書今無故渝盟師出誠非得已之意以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及嶽瀆諸神　江淮制置使劉錡聞王權敗乃自淮陰引兵歸揚州淮甸之人初恃錡以爲安及聞退軍倉卒流離於道死者十六七錡之未退也檄淮東副總管張榮以所部人船盡赴淮陰是日榮被檄卽發泰州至楚州則大軍已退其所統民兵皆驚潰榮收散亾僅千人至邵伯埭決運河水入湖以自保焉　金主亮入廬州

召城外被擄百姓數十人親自拊循使之歸業人賜錢十兩　興元府都統制姚仲遣忠義統領王俊率官兵義士至盩厔縣遇金人于東洛谷口破之　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以左右二軍至眞州　金州都統制王彥遣統制官任天錫郭謀等領精兵出洵陽至商州豐陽縣克之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至蔣州先是江州都統制戚方奏以武德大夫本司副將張存權知蔣州以所部三百守之撙旣至以本軍將官蘭秉義權知州事存力爭不聽遂與其衆之沙窩　左武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姚興與金人戰

于尉子橋死之先是王權既屯昭關將士猶有欲戰之心權引兵先遁金以鐵騎追及尉子橋與以所部三千人力戰權置酒儼山上以刀斧自衛殊不援與自辰至申與出入三四殺敵數百統制官戴皐下道避敵敵遂假立權幟以誘興奮入與其徒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鄭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事平贈興容州觀察使即其地立廟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聞王權至濡須知事急度權與劉錡必俱退遂率侍從數人同見輔臣言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尚書右僕射朱倬參知政事楊椿皆曰權自言退師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

令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出其右池州都統制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允文等力辯其不然且言權爲走計倬等猶以爲不然丁巳果得王權敗歸報中外大震帝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帝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左僕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臨淮甸此正賢知馳鶩不足之時願率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親征之議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　閤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總轄民兵荀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爲援且濟

其軍食琛等復鄧州　金主褎出東京內府之器物金
錦賜軍吏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並參議軍事　權
禮部侍郎黃中請爲欽宗伦主祔廟從之　侍衞步軍
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統軍蕭琦戰于真州胥浦橋
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粱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
者問之大以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
虛驚而回至瓦粱盡毀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
答以有路自竹岡鎭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

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眞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于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于橋上金人弓矢如雨我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強壯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閒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軍民皆奔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閘板遏屯于揚子橋眞州遂破金人得城不入徑自山路攻揚州　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聞金攻眞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眞州雖失揚州猶爲國家守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

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洲錡令諸軍懲欲徐圖所向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己未鑄樞密行府之印　詔翰林學士何傅祠馬祖又命招討使禡祭于軍中　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引兵渡淮攻蔡州撙在信陽軍聞金人已至淮右曰此可以進兵擣其虛矣遂行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驚搖金所命蒲城令與尉皆遁去丞喬扆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扆曰即偏師至南軍奔潰

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蹂躪其不能出者責以背叛孥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旣而有謀獻城內附者展執而戮之衆乃止　庚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初王權之未敗也權禮部侍郎黃中爲帝言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　趙撙破裦信縣　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紿其衆曰已得旨弃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于東采石　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弃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

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軍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糗糧器械並委於路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詬詈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傷敵騎稍止潰兵往往弃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詔以金人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　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學國軍節度使巡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𢬵爲前軍都統

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爲右軍統制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摧鋒軍統制郭振爲左軍統制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爲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裕溪口之衝且爲王權聲援捧嘗請斷吳江橋以扼金或又欲塹常熟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棄吳以西耶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　成忠郎閤門祗候東南第二副將都遇知濠州召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治橫澗山寨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請令勳臣戚里內侍之家獻家財以助國仍

加優賞從之　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始至視事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燾至人情稍安一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佐率衆迎敵撙一鼓破之　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退軍瓜洲鎮金破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徑攻揚州屯于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揚子橋南毀閘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折民屋浮橋諸軍過絶即毀橋由東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　金主褒以前臨潢尹完顏晏爲左丞相旋以詔諭南京太傅

尚書令張浩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先令翰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凌景夏張運給舍金安節劉珙臺諫梁仲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尚書郎徐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寬從行仍命景夏等分攝六曹職事時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者惟汪應辰徐嘉黃中路彬許尹唐文若六人而已寬舜明子也始有司辨嚴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爲帝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帝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徧識諸將耳

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侵攻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扈行過遠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卒如所言　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旣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餘慶與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傳責之傳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攻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吏皆挈家出都人驚疑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朝廷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盡

懼因遣人于閭巷間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于是驚疑稍定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趙撙下平興縣忠義統領柳萬克伏羌城　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挺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于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璘命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戰于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

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溌察生俘數百人入其郭金恐乃得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陳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挺璘之子也　金主褎遣伊喇扎巴舊作移剌札八今改招契丹部耶律斡罕舊作窩斡今改　乙丑鎭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于揚州皁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卽遣兵逐劉錡與南軍相尾至是全軍來爭瓜洲渡錡命統制官買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皁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兵既入強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

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捷旗報行在者絡繹于道市人語曰日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義問讀錡捷報至金兵又添生兵顧謂侍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兎園樞密　丙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舟師遇于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事畢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所簽上等戶也皆富

豪子弟賁問之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朐山縣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直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欲退其可得乎賁何金人未覺遣洋與裨將黄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夜漏將盡起碇南風漸應衆喜爭奮俄頃薄敵船鼓聲震疊金人失措金帆皆以油纈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亘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無復行次船中有火起者賁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前拒賁進軍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簽

軍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謚
都府總管完顏正嘉弩等五人斬之保衛舟未發亟引
去獲倪詢等三人及金詔書印記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江淮制置使劉錡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
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
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其從子中軍統
制官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知均州武鉅遣將與
忠義軍復盧氏縣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出金人
不意於蓿草間乘風縱火鼓譟而進金兵披靡撙率親
兵銜擊斬其總管楊寓遂整衆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

汪澈以撙提舉諸軍先是朝命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爲王權之援武昌令薛季宣獻策於汪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趨汴京金人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　丁卯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焉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鎭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錡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答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

州遣兵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傅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商洛都監供奉班祗應王元賓俘女直九人　初金主褒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言懼而聽命於是自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赦詔馳以報金主亮亮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復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卽遣右議軍郭瑞孫同衆還攻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　十一月己巳朔詔樞密院招效用二千人令忠銳第五將張耘措置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攻虢州金守臣蕭信

迎敵不勝遁去遂復虢州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得知建康府張燾狀言金人侵采石爲渡江計勢甚危乞急保江淮時制置使劉錡還屯鎮江病已劇義問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至鎮江聞瓜洲軍與金人相持惶遽失措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爲溝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爲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識見乃不逮我輩食糠籺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遵陸而進　金主褒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帥辛未以尚書李石參知政事　壬

申觀文殿大學士新判潭州張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赴行在　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爲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詔進納授官人並損其直十分之二與免銓試仍依上書獻策名目理爲官戶永不衝改自下鬻爵令半年願就初品文階者幾一人言者請損其直以招來之

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于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擣瓜洲權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棄義

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未著北岸義問懼怯見于顏色卽令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發市人皆媟罵之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都統制印金人鐵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魏俊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義問離鎮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有急遞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爲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問山路可通浙東否諸將皆嗤曰極密不可回回則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趨建康

江州右軍統制李貴引兵至頹河焚金人糧舟獲

金帛甚衆遂進攻潁昌　金人以百騎至無爲軍左朝奉大夫知軍事韓髦先遁去井邑悉爲惡少所爇　癸酉淮寧陳亨祖執金同知陳州完顏耶嚕以城來歸亨祖州大豪也詔以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官趙撙去蔡州以援成閔留從義郎鄂州駐劄御前軍正將李詢知州事詢蔡州人也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復入城據之　甲戌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將知建康府張燾至府幾十餘日夜漏下二鼓允文扣府門求見曰此

何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太守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諜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策之曰燾以死守留鑰邉郡其它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先是金主亮爲內變所撓自將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用內侍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乃擕千餘騎謁西楚霸王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富里珲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

里揮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亮怒曰爾輩從梁王追趙構入海豈皆大舟耶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欲令之渡江悲懼欲亡去及暮金主亮遣人諭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令先過江也 丙子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敗金兵于東采石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令弃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它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柰何代人

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林舊作阿隣今改武捷軍副總管阿薩舊作阿撒今改率舟師先濟徧直將軍溫都沃喇舊作温敦奥剌今改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以觀戰南師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皋盛新等與語謂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

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已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卽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旣有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卽與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甲韓乙各有戰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大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金所用舟

皆撤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兵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巖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及岸南軍小卻允文往來行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卽手揮雙長刀出陳江風忽止南軍以海鰍船衝敵舟舟分爲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濶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

之人往往縋屍於板而死是役也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攷異員興宗九華集有克敵記宋人又有瓜洲斃亮記稱采石之功未免失之誇詡北盟會編謂金人以十七舟試江艦沒其二舟又屬妒功者之言不足信也金人銳意渡江使無允文禦之則長驅直入矣至金史伊喇子敬傳以爲宋人虛詞尤不足據）金士卒不死於江者金主亮恐敵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金主亮問頭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旣著岸已無一人一騎金主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金主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

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敵旣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陳待敵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俊奏授正使隸閤職漸陞爲正將隸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　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取商洛豐陽諸縣

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南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

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畱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　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政政事李通書之以貽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挈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攜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

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

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

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

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

遣所獲女直二人齎往金主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

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

議　戊寅詔殿前司差官兵千人往江陰軍馬步軍司

各差五百人往福山並同民兵防拓江面　己卯觀文

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爲行宮留守　三

省樞密院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橫行遙郡九資橫行遙

刺八資遥郡七資遥刺正使橫行副使皆六資副使五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以黃榜曉諭諸軍　金主亮以其軍趨淮東　辛巳金主褒以如中都期日詔羣臣壬午詔中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毋役一夫以擾百姓　癸未四川宣撫使吳璘自仙人原還興州時西路之軍已得秦隴洮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虢金人以重兵據大散關不下會璘疾病乃暫歸留保寧軍節度使興元諸軍都統制姚仲在原上節制　初金主亮既往淮東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

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張燾謂曰金約八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衆議孰可以往鎭江者皆有難色燾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鎭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書生手我輩媿死矣　威武軍承宣使知舒州張淵權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權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候收復日續赴本任皆用葉義問奏

也揚盧既失守義問言東路通泰州密邇鹽場利源所在見有忠義寨三二萬人西路舒蘄州流民所聚正可廣行招募以壯軍聲乃以便宜選用二人仍令和仲權於泰州置司　金主亮至揚州　武略郎閤門宣贊舍人鎭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汜特貸命除名英州編管王權及汜既敗軍乃先罷權爲在外宮觀及吳芾奏權罪帝怒甚將按誅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密言于帝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汜不可貸若貸汜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顧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

爲敵所執平帝納其言二人得不死　金州都統制王
彥所遣第七將邢進復華州彥既得商虢乃進屯虢州
令統制官兼知巴州吳琦以其軍應援琦至虢州之板
橋遇敵與戰其子漢臣死之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擊
華陰殺其縣令進攻華州不克彥更遣進以所部往時
金兵分屯渭南城中兵少進乘勝克之獲其同知昭武
大將軍韓端愿等二十餘人　甲申金主褒追尊其父
幽王宗輔爲皇帝謚簡肅廟號睿宗改名宗堯妣富察
氏曰欽憲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羣臣上尊號曰仁明
聖孝皇帝　丙戌權禮部侍郎黄中言本朝倣唐之制

創爲九廟今日宗廟自傳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請遵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祔欽宗詔恭依

丁亥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江南淮南浙西路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招討使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　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御營宿衛中軍統制劉銳權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自京西還見葉義問于建康翼日至鎭江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江面閔喜於得歸乗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於道路閔率馬軍出戍沿途犒勞之物不可勝計盡

以歸已不戢士卒及還至鎮江卒士有因醉出怨言於市者閔斬之　戊子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力疾上仙人原　御營宿衞使楊存中建康府都統制李顯忠言見率將士戮力一心期於克敵乞少緩進發之期從之初上以瓜洲失利亟命存中往鎮江措置守江且命官埋鹿角暗樁自鎮江至於江陰境上時江岸才有車船二十四艘既而虞允文與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　浙西副總管李寶以所部泛海南歸寶既捷於膠西會聞金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既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開趙皆來會寶命趙率其衆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

舟赴行在　己丑金主褒如中都次小口使中都留守
宗憲先往　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鎮御營宿衛使楊存
中中書舍人督視府參謀軍事虞允文以敵騎瞰江恐
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與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
趙公偁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泊岸復
回金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
飛金人駭愕亟遣人報金主亮亮觀之笑曰此紙船耳
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軍有備不可輕且采石渡
爲此甚狹而我軍猶不利願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圖
進取金主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

百釋之　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充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兼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淮南東路制置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以寧國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爲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以潭州觀察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　甲午金人分兵侵泰州初金主亮軍令慘急迫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亾事覺命衆刀剉之乃下令軍士亾者殺

其領隊部將亾者殺其主帥由是衆益危懼是日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亾歸决計於浙西路都統耶律元宜於是明安唐古烏頁（舊作唐括烏野今改）曰前阻淮水過渡即成擒矣不若共行大事元宜曰待吾子旺祥至謀之時旺祥為驍騎都指揮使在别軍元宜密召之至遂相與定約詰旦衛軍番代即為變元宜先紿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渡江衆曰柰何元宜曰新天子已立於遼陽今當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衆許諾乙未黎明元宜旺祥與武勝軍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等率衆犯御營金主亮聞亂以為南師奄至近侍大慶

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金主亮曰避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亂兵進刃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耶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其尸焚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以南伐之謀皆起於尚書右丞李通近侍局使梁珫而監軍圖克坦永年乃通之姻戚浙西路副都統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并殺大慶善

考異熊克小紀云諸人雖欲弒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詐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按金主亮方欲渡江何故散遣親軍小紀所言疑失事實繫年要錄云亮妹婿唐古安禮知兵掌黃頭女真亮聞新主立遣安禮以本部軍歸故諸將謀無所

偉案金主亮妹夫郎唐古辨早爲金主亮所誅矣要錄云諸將殺補闕馬欽案欽至大定中尚存非死於揚州也今從金史

金人破泰州先是泰州守臣請祠去通判王濤權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爲名而去留州印付兵馬都監趙福金人侵淮甸水寨都統領胡深與其副臧珪棄水寨卒鄉兵二千入泰州以兵勢脅福福具申于葉義問以淡權知州淡以珪權通判福權本路軍馬都監淮南轉運副使提領諸路忠義軍馬楊抗又以其右軍統領成節郎沙世堅權海陵縣丞稱知縣淡聞金人欲攻泰州與世堅率其衆棄城先遁珪掘斷姜堰盡泄運河水至是金細軍至城下遂徑登其城縱火鹵掠福死于

亂兵城中子女強壯盡被金兵驅而去　戊戌顯仁皇后禫祭帝行禮于別殿　金都督府遣人持檄來鎮江軍議和初金主亮旣殞諸軍喧囂不定戶部尚書梁球聞亂馳入曰已如此固無可柰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何以善後衆皆不言球曰當撫定諸軍勿使囂亂徐思計策可也衆稍定球乃取紙筆草檄言班師講好事檄成而未有人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眞即遣之南渡　十二月乙亥朔侍衞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撙復蔡州初撙自蔡州引兵南歸後三日至䣕城縣復被詔與鄂州都統制吳拱荊南都統制李道併力攻取二人未

至搏疾趨城下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聞搏至披城爲寨相距兩月不出戰至是夜漏未盡搏命將士潛師入城城無樓櫓不可守懋德遁去　成忠郎張寘自揚州金寨至鎭江出所持金檄云大金國大都督府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迨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督視行府回牒金人軍前云今月一日承來文照驗正隆廢殞

事除已繳奏外須移文牒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太傅
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　右武大夫吉州刺史
知通州崔邦弼聞泰州破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
鼓遣人于城內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　庚子
詔淮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還言者
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故朝
廷督責諸帥嚴爲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馬見
係都統劉銳所管並步軍李捧都統邵宏淵及殿前司
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閔又自襄漢率

軍來赴鎮江防遏及摘帶鄂州所屯人馬同來鎮江既有諸帥軍馬湊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則軍勢不為不盛據天險以拒金人自足以制敵取勝然聞金人見有十餘萬衆屯聚汴京深慮敵人知我重兵盡集鎮江則襄漢一帶必虛倘以精兵襲我上流吳拱雖有軍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我雖欲應援泝流數千里之遠豈能旦夕而至請將成閔帶到鄂州軍馬速發還本處仍戒諭吳拱明遠斥堠嚴切捍禦常為待敵之策庶幾首尾不落敵人變詐故有是詔先是閔以鄂州水軍及勝捷軍統制張成後軍統制華旺所部偕行乃令

成等還鄂州屯駐　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淮東制置使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贊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等奏報金兵已殺其主亮帝曰此人篡君弒母背盟興戎自采石與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爲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朕當擇日進臨大江灑掃陵寢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此朕志也初金騎闖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爲侍臣若等欲安適耶比金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皆慚服時存中與允文議偕至

江北岸以察敵情將士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帝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金人以舟師攻茨湖官軍擊卻之茨湖在漢水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都統制李勝荊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金人以舟渡師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鄂州府軍旗頭史俊麾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速進金人初不虞其登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俊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還　辛丑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兼提督海船李寶爲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　詔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扈從　初帝將如建康撫師而欽宗神主未祔廟行宮留守湯思退欲省虞速祔而釋服以行旣十日矣至是權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帝納焉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卽戎帝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矣卒從之　樞密行府議遣兵過江乃檄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府會合所有采石一帶留下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　金統軍劉蕚鬪茨湖軍敗遂班師軍無行陳多失

路爲鄉民所殺細軍之在泰州者亦棄而去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湯思退乞鑄行宮留守印仍就尚書省置司行移如都省體式合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訖奏又請以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潚兼充參謀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廣文充參議官祕書省正字芮曄主管機宜文字樞密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祇若司農寺主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爲行宮在城都總管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張守忠爲行宮在城都

巡檢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管本司職
事張仔爲行宮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侍衛
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王存爲行宮
城南巡檢　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淮東制置使
成閔自鎭江引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
武大夫權殿前司右軍統領李伋自江陰軍引所部渡
江之石莊進發時葉義問遣使臣李彪伺金人回軍動
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楊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
矣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閔計不行乃以馬軍
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亦以

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其行如林軍皆不敢與相近但遥護之出境而已　癸卯詔金人渝盟侵攻上界屬兹進發躬往視師文武羣臣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濟大功　詔四川宣撫司統率軍馬隨路進討恢復州縣雖曰分路調發亦仰常相關報互相應援不得輒分彼此務要協力共成大功諸路招討使司凖此　詔樞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各條陳進討恢復事宜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揚州賈和仲聞敵去乃以單騎入城猶未有官吏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蕪湖以親兵至采石　甲辰省

臣進呈金都督府牒帝曰金主亮既已被殺餘皆南北

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

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迤邐進師會京畿收復故疆

撫定吾人足矣左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帝曰未

須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殿前司右軍統制權知

泰州王剛以所部至本州　均州忠義統領党朝等復

據鄧州初敵將劉萼之敗于茨湖也還軍及鄧州駐于

城北八里其武勝軍節度使威略軍都總管蕭中一亦

挈屬出城駐于萼軍之南其同知節副皆以屬去中一

以留州事付監倉王直中一與白千戶三戶穆昆言曰今日鄧州屯駐之兵恐爲都統帶去城中之兵皆土人萬一爲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走告于蔣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南走迷失道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至州北百餘里中一被殺翼旦金人皆北去錄事參軍高通聞蔣兵已退乃集軍民謂曰今南兵已近此時不決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請遂決之衆請通權節度副使通曰鄧州本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聽命忽報城下有十餘騎至

問之則嘗制也遂納款朝本鄧州射士聚衆在山中拔均州守臣武鉅　乙巳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蕪湖引兵渡江時金人尚屯雞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自長沙聞命即日首塗過池陽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而敵未退得無虞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金兵亦未退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采石復還蕪湖仍于大信裕溪河口措置捍禦　丙午淮東制置司統制王邁等復楚州　丁未鄂州統制官王宣至鄧州先是嘗朝既入城

遣人告捷京湖制置使史拱俾宣以七百騎赴之拱繼至又遣訓練官朱宏王彥忠等率忠義人入汝州均州鄉兵總轄莊隱等入河南府先是金人以兵二千駐長水縣金州都統制王言遣將官楊堅鸞清引兵會忠義人往擊破之殺其將二人獲部將王保以歸遂復長水縣堅以淡入陳死之清引其兵進攻嵩州克之又克永寧壽安二縣遂進兵入河南府吏民皆迎降　戊申帝發臨安府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柳大節言金人反盟黷武上天降殃其主被弑兵衆遁走乃傳其子見留京東軍馬頗衆有親信以統之勢須邀擊以報

擅殺之讐今過淮敵兵敗亾雖多尚有十餘萬衆寧肎束手就死亦須窮鬬及金人巢穴多有完顏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舊主之子亦不肎助弑主之衆定圖自立更相攻殺盡而後已當此釁隙契丹起而乘之過于五單于爭國各自救不暇豈暇尚占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深日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啟恢復之時不可失之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憩將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器甲以備分給中原義兵祿義兵雖衆唯闕器甲使用四乞敵人欲敦舊好誘以好言以款之

五乞多遣人密結中原義兵以爲應援六乞厚賞募人探知敵情以便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同然後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朔庭也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言金主亮旣殞大定改元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彊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敵衆尙强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召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倣漢蜀山東之兵數道聚集

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恢復故地何翅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　庚戌帝次秀州　是日金人大軍自盱眙度淮盡絕初淮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襲金師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夏浚聞敵歸遂焚其城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桴爲三浮橋頃刻而成翼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既渡絕閔軍至盱眙排列于岸之南金人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勞相送是時龜山路途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河北民戶令赴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自給　辛亥帝次平望　壬子帝泊姑蘇館權樞密院

事葉義問自建康太傅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洞庭柑帝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　癸丑帝乘馬至平江府行宮時御營宿衛使司右軍統制苗定以所部至平江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前司職事　鄂州水軍統制楊欽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食甚衆　是夜淮東制置司劉銳陳敵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渡淮有三百餘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言失

矣彼有父母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黙然各上馬即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馳不可遏俄而東城之人亦去成閔閭金人盡去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又令統領官左士淵等自南門入以收復告金人所掠老弱在泗者皆委之而去　甲寅帝至無錫縣宰執奏敵人已去淮西尚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直亦一槩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命以官奴婢亦優賞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帝曰彼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送諸軍

役使若盡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也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與金人戰于楊林渡邵之將士死者千四百人殺傷相當翼日金人乃去　乙卯帝次常州　金主次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顏固雲來朝　金人破汝州先是京西制置使吳拱遣訓練官牛宏等率忠義人據汝州會統軍劉萼自鄧州北歸宏等邀之於七里河敵兵甚盛忠義人皆無甲遂敗走金兵圍之五日及城破殺戮殆盡拱在鄧州遣統制官周貲將八千人往援之已不及　丙辰帝次吕城鎮　金主次通州　丁巳帝次丹陽縣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遣統制官張榮逐敵

至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顯忠入和州　金主至中都　戊午帝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划船　金主謁太祖廟　己未帝幸鎮江府行宮　興州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既去治平金以兵堅守中軍統制吳挺遣中正及知秦州劉忠共擊之殺其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季甫等四人既而金人謀復據治平中正引兵于千家堡迎敵戰十餘合敵敗走官軍進擊大獲其俘中正爲飛鎗中其左頰者二　金主御貞元殿受羣臣朝　壬戌金主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

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金主覽之再三命內外大小
職官陳便宜　甲子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
下囚　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
李橫移兩江南路常州駐劄　金潁壽二州巡檢高顯
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　丙寅金主詔
左副元帥完顏固雲規措南邊及陝西等路事　丁卯
金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
渡淮來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亡命敵重賞捕之急友直
方聚衆往大名歸之友直喜假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
金主既立下令友直之衆並放罪歸業為平民其衆聞

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衆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　初金主亮既爲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英于南京左丞相張浩不可耶律元宜遣人害光英亮之后圖克坦氏後歸於母家（攷異）繫年要錄謂張浩害太子元英并后圖克坦氏殺之蓋傳聞之誤也圖克坦氏後居海陵之生母故宮室後乃歸母家非與太子並見殺也要錄又云金主褒聞亮已死乃擁萬騎趨中都被世宗於十一月已發行矣今並從金史　金伊喇扎巴之招諭耶律斡罕也斡罕約降已而復謂扎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巴曰我知招降耳其它豈能必哉扎巴見斡罕兵彊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

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我亦不復還矣賊黨或曰往者古紳舊作谷神即希尹丞相神人也嘗言西北部族嘗有事今日正台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斡罕決意不降扎巴亦留賊中斡罕攻臨潢敗其守兵進圍之衆至五萬是月斡罕遂稱帝改元天正復攻泰州屢敗援師勢益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